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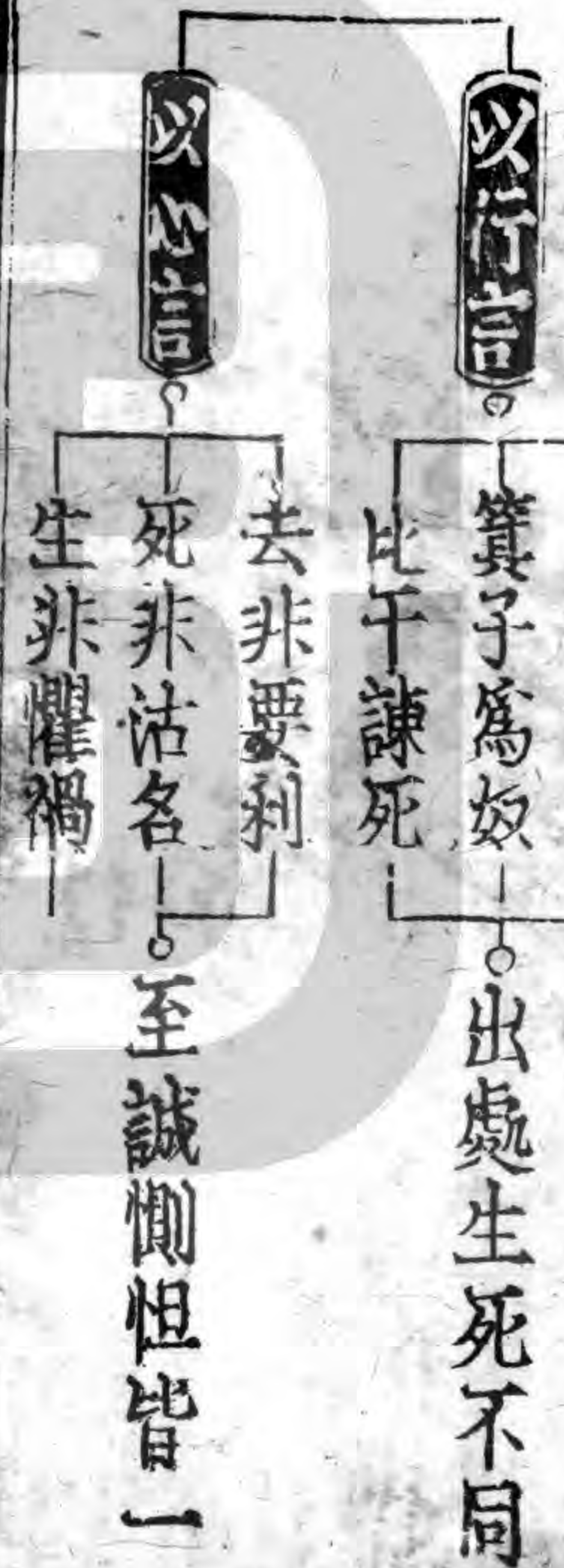
之庶民也... 必為王始不可... 王自比始不可... 有過而不死者... 有骨肉而七竅... 臣三諫而不聽... 微子乃諫持其...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聲不同而... 愛之理而有以全... 心故同謂之仁... 但何不以見日... 怒不殺臣之他... 殺性諫臣之名... 在所以易中特... 其明也內難而... 或問按殷紂因... 為紂所囚蓋微... 子當以諫而先... 死宗然後為重... 義當早去

又決知約之不可... 悔力子雖知其... 上也見微子比... 或也為真子天... 當理者以心之... 此以事子之難... 懼去而就死引... 人者不特死為... 以道事君不為... 故或死或去或... 言之以仁也心... 有以全其心之... 孔子曰殷有三... 出狂吾當實子... 出我乃顧家老... 死雖未始知孰... 止囚不奴之而... 行雖不奴之而... 又曰集注於伯... 夷表齊求仁得... 仁章曰不合乎... 大當以論正印... 乎

人之心之安於此則云不非乎愛之聖此愛便有差等蓋命
 即字是順說於此則云不非乎愛之聖此愛便有差等蓋命
 死之皆似傷乎比干是紂之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其
 但之意似傷乎比干是紂之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其
 武王只說不曰不愛乎愛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以失名其實不
 失一有通曰至誠則天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
 也者仁之所存則仁者之則雖有則也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
 不者字生來三子之仁行不為其死則不以相違以去者蓋自
 去者以誠測乎仁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非乎愛
 皆至誠測乎仁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非乎愛
 其心之德也

三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去

聲焉於
 處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
 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
 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孟子論柳下
 有孔子斷了亂之言而亡之矣然亦問三黜之後雖不胥去
 子列之逸民之目○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
 有以私意存之者禽不曲法以拘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
 惡直者天下皆是荷必去哉○說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
 便是在而不三黜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
 為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道而不在道之意自其在其中此
 以爲聖之小和也○胡泳嘗云蠶蠶不甲小官可請士師亦
 宰之罰不中而然○黃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
 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發明
 曰直道以求合則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利而

不能在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強哉矯者矣

柳下惠

以三黜言

所以見其介

以不夫言

所以見其和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人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專見形旬世家

證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不可執法索隱曰滑謂亂也椿同也信謂捷之人言非若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之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言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魯然此言公

非面語師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

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

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

之蓋不繫得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馮氏曰此與其臣議

人也故謙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二出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深忌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發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其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發其害此景公所以謂吾老矣而不可俟也先師曰景公初發用孔子蓋本心之新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弱終於亂亡宜矣

齊景公待孔子

以輕重之禮制

以進退之意制

不能以季孟之盛

猶能以季孟之間

尚具發賢虛禮

無委國實意

所以去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或歸如齊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

通鑑

以孔子

行相夫

事四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馬

公十四年孔子正郊與聞國政三月司寇攝行相事於魯

夫亂政者少正郊與聞國政三月司寇攝行相事於魯

政其戰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

先其戰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

文馬於魯城高門外季桓子微服見孔子曰子欲行矣

曰魯今日且如政政如又不大夫則且也子欲行矣

矣魯今日且如政政如又不大夫則且也子欲行矣

作不侯終行有與孔子請魯今日且如政政如又不大夫則且也

用及反而仕魯又用人用之怠已而忘人愚不肖之通患也

桓子受制賜貨四五年人用之不免死一日得脫虎口而與夫子

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曰

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此固不得行也孟子曰

女樂

以齊人之歸言

沮賢之意

以桓子之受言

簡賢之漸

以孔子之行言

見幾之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出處上而折中以聖人之行去聲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

未嘗以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

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

女樂也為國家網其有甘於此者○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

行先師曰宰適然魯郊有去志若遠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

齊人受女樂計適然魯郊有去志若遠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

其行皆以季桓子而定公徒之雜虛名於其上也不朝孔子行其仕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各通昭王夫子時將

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反形旬無道則隱

饒氏曰鳳出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道則見無道則隱之

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

氣之會鐘為麟鳳如鶴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

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

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

聞而辟之也

鳳兮鳳兮 所以尊孔子

何德之衰 所以譏孔子

接輿過孔子 往不可諫

來猶可追 所以曉孔子

趨而辟之 所以絕孔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吳氏曰

楚故沮溺亦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也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

之也知津言數音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獲而不輟。徒與辟去聲。滔吐刀反。聲。獲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擾覆敷。獲音憂。種上。也。按韻

布種後。以獲摩田使。亦不告。以津。與張氏曰。謂當出。道易。已所為。言其徒勞耳。饒氏曰。言幸。出。於。不。善。今。維。欲。易。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避。者。政。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無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變易

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

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語錄。此。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出未治。常恁地戚戚憂愁。無

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出之心。要出

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通曰。聖

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棄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

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

忍。過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中欵。○通攷。程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

植音值。反。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問津。

以沮溺之言觀。

天下滔滔。誰以易。此謂辟人不如辟世。

以夫子之言觀。

天下有道。不與易。此謂不可絕人。逃世。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栾書中行。偃使程滑執厲公。使荀息。有兄无禁。不能辨菽麥。故不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

珠形易別。故以為菽。菽者。不立之。不立。蓋出所謂白痴。責其不事

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揖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生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

必將復反。又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

益恭。路孝力之。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

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惟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

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

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汨弱。丈人之詩。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福州有國初時寫本。

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朱子嘗為之。同安薄意。必自見此。寫本也。語錄問集注。

意。雖說義。便見是。未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不合。則去。即此是。

惟是。出仕。方見。得去。就無。道。合。義。聖。人。夏。由。之。去。即。是。此。義。

欲得。君。無。道。到。非。義。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之。可。乎。曰。受。女。

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

逸宋張不見形旬反經傳去聲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平

張氏曰不降志不辱身清之至也。朝不辱身可見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

柳下惠事見上李氏曰惠不詳小官降倫義理之次第也慮

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

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反其悲哀三年憂通則行之中

慮亦可見矣輔氏曰惠對倫而論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

行當人心人之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倫理中慮謂所

思慮者誤矣人之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倫理中慮謂所

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所取者好此

謂虛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是也斷髮文身裸反果以為飾左傳哀公七年子貢

道之權張氏曰言放而不拘異乎中倫者矣然其牧身亦合

合於推為可取也所為而伯夷之清也放言自廢合乎

自廢固宜有之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底清推故集

道皆以合註皆以合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

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可存乎心也若

折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不當分

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苟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可者

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

詭者如此。○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善已斷之後，則有不可矣。○謝氏曰：

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

高。○遯世離羣，易乾文言。○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羣，與沮、溺

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

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

謂之逸民。○方外二字，本莊子游方之外者。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

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

也。○常適其可，如李記當其可之謂。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

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丁亂之

○大師擊適齊。○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聲擊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通證。○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

食，時也。有勸也。干，繚，缺，皆名也。○或問：白虎通曰：王者平日食

三飯，大夫兩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

曰：魯諸侯，故正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借

其昔之借邪。○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

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屬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

交孚而後可以有為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必信之

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二日

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

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

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爲厲謗者乎○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

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爲厲已諫君而

君以爲謗已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

君子事上使下

必信言

勞而不怨諫則必從一此見誠意交孚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

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

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語錄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

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也○胡氏曰書以

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節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

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動靜一語默與此

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大德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

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

其大者失之矣○輔氏曰道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

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

不然豈有大小遠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文於魯子而有小德

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魯子也○先師曰書曰不

細行終累大德果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以

此律之此章之言

信不能無弊也

大德小德

必不踰閑言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一此大節所關

必出入可也言

動靜語默應對進退一此小節無害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掃色賣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

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之通曰集註推子

然小孝大孝時節可分
先後不可分本末也

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傳焉
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於後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馬氏曰區區區也別分也

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此二句補足

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

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訶而語御之此三句又補則

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音扶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

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語錄非以酒掃應對為先

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謂人以其所未至

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以第之可言其理之一致是

不可關其序不可紊也○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

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孝便上孝不

是自然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孝者則須循其

序○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

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問理無大小

教人者不可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

則以酒掃應對為本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先明道說君子

教人而欲首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通曰此第一條說教人

有是序是發乎心之意後第一至第五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

條說理無二致是為君子游之備也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

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語錄不能謹獨

到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大小○或問酒掃應對

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或問酒掃應對

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端○或問酒掃應對

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推理無大小故君子之精義入神

雖至小之事亦有之

通攷

吳程曰本末二字惟以大小言之

言下句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

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

是精義入神因是精義入神而理之微妙以至於入神

精神者程子引易中不可測者也洒掃應對之義至於入神

者即至精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

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語錄治心脩身是本末洒掃應對是末

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

洒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

所以然之理也○通攷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所以然者為本蓋朱

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為本蓋朱

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為本蓋朱

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

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持其事事

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通攷曰程子此四

條皆所以破子游之末也本之無七字

通攷 吳程曰即此洒掃應對一節非以聖人

全體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

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

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

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

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

殊也朱子改憲字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趙氏除去朱

謂二字却謂字其未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

近也而理有不該則誤矣○語錄事有大小聖却無大小

問大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箇是精義

神西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

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

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全體也○黃氏曰所以然之理

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也又言理則其然必有所以

所以發明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言所以然

聖人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言所以然

見其精粗之意至精而不苟矣○鏡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

為本末洒掃應對為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洒掃應對

夫孝知教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
來則則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大小孝來作一事米也子
為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為本事則小孝大孝分
應對以精粗而理無小大精粗至粗至小之理而理至精至大
焉年長而酒掃應對者即為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以神
日之精義以神對者即為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以神
孝之正心誠意為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為本朱子是以子
游之意而推之○通曰饒氏謂小孝未能窮理其意蓋以子
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長而酒掃應對者即為精義入神之地
意章方有真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處若從
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孝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在其微若從
念慮之微說小孝酒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可不在前不能
謹便是不能真獨饒氏此語切恐有誤後孝不可不辨以先
師曰程子此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小異此只是謹
小事無人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小異此只是謹
與程子此語不相通○通曰集注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
妨非以解程語也○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
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復心曰程子一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
明子夏始卒之意○程復心曰程子一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
則一也如此觀之則實相表裏者可見○黃紹曰本末始終
先後名義無不同而大孝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明德
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子游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語錄優當作暇字解○先師曰仕與學理同而

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盡仕者先

盡卒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

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語錄金去為曰仕優不

是也子夏優不仕如前條夫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以為時而
後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其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字
字而今反之則知非相因而之辭也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

今云各有其指其注一曰子夏力行之意多所以首有
此語不向是因上一句帶下來說○先師曰孝以明其理者
力而不孝則將何事之有用也夫用者有無體之用孝有餘力而不仕
則將安身忘世是存之無用之體矣子夏為見當出多有志而
不仕者觀孔子以人夫已仕者尚不可不孝則可想見故首
以仕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
忽也○通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下句者如夫子
本言晉文公諱而不王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諱若獨言下
句則齊桓公正而不諱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孝者
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

仕學

以仕優而後言

仕主致君澤民

○其事異一當盡其事

以學則仕言

學所以基其仕

○其理同一始終在學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
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
細微之弊學者詳之輔氏曰子游有簡之在文之意喪之喪
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饒氏曰子游
平日知自考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
可見其意抑揚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
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先師曰
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子張

以子游所譏言

難能 過高 然而未仁 少誠實惻怛

以曾子所譏言

堂堂 自高 難與為仁 外有餘內不足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者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

輔人之仁也皆自高之意並猶共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學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張氏曰仁必深潛鎮密如愚之類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也○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已無休體認密察之功人不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德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人情所不能自已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於此不用其誠語乎用其誠

誠○期氏曰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澹非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盡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以常情言

未有自致——凡事不知所勉

人情所在

以直情言

親喪自盡——於此不敢不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

為難語錄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不容不得以此甚多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肯行不得古今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五十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政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通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而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如此延平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亦然

孟莊子之孝

以其他者言

多有可稱——此猶可能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必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或問生業不厚教化不

上下情義

以上之於民言

使之無道教之無素失其道所以散

以民之犯上言

迫不得已陷於不知得其情所當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下流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

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惡井不可一置其身

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馬氏曰紂名辛

由定溢謂殘義損善曰紂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足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是以若此其成書稱受為通逃生飛難無來之徒皆集不善之精且累月責非為紂分疎其意在兩句○先師曰天下之惡歸子以為惡名張氏以為惡人讀者宜辨之

惡歸

以水言

卑下之處衆流所歸

○常當自警

以人言

汙賤之實惡名所聚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待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二至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
子循循善誘傳我所以文約義豐高遠難入之門李省須
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先師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
則見聖人使叔孫武叔果知子貢之精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
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之言也

夫子宮牆

以譬其門者觀

以譬其門者觀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

牆高宮廣 非無可得之門

博文約禮 顏子所得之門

忠恕而已 曾子所得之門

文章性天道 子貢所得之門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踰也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士高曰立太早曰後曰其至高
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 物未嘗不致物而化之也
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之生也聖人多毀祇同

也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 扶問量也 馮氏曰量謂辨半升合
聖人有聖人之分量 賢人有賢人之分量 愚人有愚人之分量
量用使不自知其庸愚之分 量宜其不足知聖人之分量
也 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 萬古常明 雖有州仇之毀何損
明子貢以何傷日月 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毀之
矣 深矣

仲尼

以譬其門者觀

高而不可窺

以譬其門者觀

高而無得踰

叔孫武叔不知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吐雷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孟子曰

之謂謂聖由善信羊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階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緩安也來歸附

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變時雍書堯典曰協和萬邦

也氏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效美辭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

祭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

與天地同流者也備國得邦家言德之用神速立之道之緩

行之動之聖人感之妙斯立斯○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

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

動捷於桴鼓影響禮記士鼓黃桴音浮左傳成公二年右接

抱音桴風無反此桴字不音桴音浮本作桴漢書抱鼓之

若音桴者乃乘桴浮海之桴也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

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

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語錄問立之謂植其

又從而振德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曰勞之宅樹之

不自知如書之俾子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後志皆是動之

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做出使自任地○黃

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厚纔做出使自任地○黃

不可形人今乃不言其德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

即其感入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
 未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之道全
 德備高明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師曰此其感於物以反觀聖
 人及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先師曰此其感於物以反觀聖
 位故其德則化雖妙不可言也夫子曰此其感於物以反觀聖
 得時可得位則其神化之功不可測者言與天地同流者然如
 何其可及以則其神化之功不可測者言與天地同流者然如
 固貢之目者始足觀天之此彼陳亢者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
 氏曰聖門諸子引宰我曰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
 際唯孟子所引宰我曰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
 之見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尊夫子與此子貢問於
 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通曰此章集注當與首篇子禽問於
 曰聖人神化上謂聖人也過曰此章集注當與首篇子禽問於
 貢於善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觀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
 可謂善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觀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
 進德蓋極於高遠也然則前當看其前子貢亦善觀聖人矣
 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然則前當看其前子貢亦善觀聖人矣
 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則疑子貢賢於夫子則疑子貢
 貢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則疑子貢賢於夫子則疑子貢
 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則疑子貢賢於夫子則疑子貢賢於夫子
 皆孔子弟子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而
 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而

所得於夫子
 者蓋益深矣
 見蓋已極於
 者宜熟玩而
 深思也

通政

程復子曰

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

夫子得邦家

以所可見者言

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
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

此見感應之妙
此見神化之妙

論語卷之十九

論語卷之二十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甯田王元善通攷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通攷

熊禾曰：一章言堯舜三王之道，二章為政，三章李為君子。黃四如曰：泰伯篇未堯曰首章，歷叙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

時戰反

以帝位之辭，咨嗟聲，曆數帝王相繼

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

通攷

朱公遷曰：堯以天下與舜，以專明禪受之義。言咨爾舜，一章以治道相傳之統言。程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于人君之崇高富貴也。善按集註禪受之義，聞之先師。

曰堯老而舜攝政。舜老而禹攝政。禹皆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堯崩三年喪畢。而舜然後踐天子位。舜崩三年喪畢。而禹然後亦踐天子位。所謂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之私意者也。然堯命舜升帝位。而舜讓于德弗嗣。故朱子於此以禪位言之。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朱子於此又以遜位言之。各有微旨。讀者詳之。○揚奐曰：堯舜禹各也。湯號也。文武成康皆始於周。○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

舜亦以命禹

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鐵緯之說。姓名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鬼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集義伊川曰：允執其中。作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執柄如擇乎中。庸而中。不能暮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物而執。其中不死殺。○倪氏曰：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也。即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形句於虞書大禹謨。此加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受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為戒深矣。○先師曰：天祿永終。考此乎始也。○晉書：數在兩躬。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得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舜加詳而聖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救。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通鑑 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用玄。被入尚白。大事。用赤。戎事。乘輪。牲用白。輪。白。色。馬也。周人簡閱也。言祭有罪已不敢救。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

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

通疏

吳華軒曰簡在帝心天之心也

從心不論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也又言君有

大賢之心也簡食然日無所用心衆人之違也

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

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語錄簡也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

有惡也在帝心○饒氏曰湯

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行黜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

反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

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朝也賚蓋本於此饒氏曰紂

逃主所用皆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微

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

自加厚誦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

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賚實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是辭孔氏曰西漢曲各以國周至也言紂至親雖

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馬氏曰紂子去之箕子為之及

既獲仁人祗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

奉天討罪以罪已為本故曰周湯罪已其與也物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錘去聲也量去聲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國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

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通鑑配配武王克殷

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

所重民公良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

成武王一段事實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

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奚
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章之後天子之為政
蓋古帝王若合符節

通政

纂疏孔子論為政之方莫
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

必趨何以為君子語錄此與五十五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

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

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乃謂在前鼎鑊在後視

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人

不知而無者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

命者所以不憚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

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

必趨見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

以爲君子也到君子地位此曰無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通曰集註十字是形容

如是措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知言者君子所以知人也如吉

辭知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通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

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

亦見集註之精○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日知命知其不可動乎知禮知其不可陷諸已知言知其人在人者知

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已命則必安乎天知

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言則在人者無道情○通曰三者

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

事知斯三者而為君子則聖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

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誅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

不幾評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日論語首

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
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孝者其合而觀之必先師曰論
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未兩章皆以君子言尤
尤人者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通政禮知其命知其言知其
天矣孝者知其深則不怨天且樂通政禮知其命知其言知其
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修諸己知已則
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而後可以益乎已
必能安乎天知已而不能知人者未必能益乎已
三言之簡而其義無窮置之論語之末其與遠矣

論語卷之二十

論語卷之二十

